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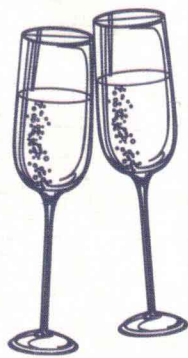
江西文学精品丛书
(第二辑)

LIANGXIAO

良宵

此刻天上正应了人间，一岁一度，一岁一夕，皆是良宵。

刘伟林◎著



江西文学精品丛书
(第二辑)

LIANGQXIAO

良宵

刘伟林◎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良宵 / 刘伟林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10

(江西文学精品丛书: 第二辑)

ISBN 978-7-5354-6830-7

I. 良… II. 刘… III. 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88272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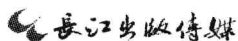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胡兰兰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力志文化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 19

版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56 千字

定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短篇的“水杯”（自序）

刘伟林

“突然，一切变得清晰了起来。”这是契诃夫小说中的一句话，雷蒙德·卡佛特意把它挑了出来，重新赋予它力量。它的简洁，它的寓意，具有无限的可能性，就像一座冰山，用它露出水面的部分呼唤读者对看不见部分的想象。我由衷地喜欢这句话，觉得它道出了短篇小说的本质。

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，经典短篇多如牛毛，如果让我列出心目中唯一的经典短篇小说集，列出的恐怕是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。这本薄薄的书曾一度占据我的床头，成为我入睡前的必读之物，一遍又一遍，称得上爱不释手，以至于翻破了一本后，



又买了一个新的版本。乔伊斯的这些短篇杰作，描摹世态的笔法高超，充满了隐而不露的嘲讽及瞬间顿悟的力量，同时冲破了语言 and 文化的隔阂。当然，这还不是我热爱这本小说集的理由，而是乔伊斯对小说多种可能性的拓展，他在每一个短篇中，几乎都用了不同于他人的处理方式。

我相信每一个读者心中，都有自己的一部短篇小说集，喜欢的理由也五花八门，甚至是千差万别。也许你喜欢的恰恰是我以为不以为然的，而我喜欢的在你看来未必称得上伟大。但有一个共同点，那些被看成经典的短篇小说集，肯定都不那么完美，或多或少地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，它们不那么热衷于编故事，往往突破常规，不经意就逸出我们的视线，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强劲的闪电。

是的，作为一个写作者，当你绞尽脑汁地编故事时，上帝肯定在发笑。无论小说家怎么去编故事，也是编不过现实生活的，因为现实生活远比你想象的要更荒诞，更梦魇，更超现实，更非理性。我的意思是，故事只是小说的一个装饰，它内在的精神律动与自由秩序容不得我们有半点马虎，小说的“气场”是从里面往外面散发的，如果抡着拳头在外面使劲地击打，倒不如抡着拳头从里往外冲。要知道，你在外面击打的是一个虚无的空间，若从里面出发，你就从时间走入了空间，力道就出来了。外部世界是强大的，而我们的内心十分脆弱，当我们用自己的脆弱去与外部世界的强大对抗时，写作的意义便产生了。

迄今为止，我写了大概四十个短篇，而我的这些短篇无疑是怪异的，是格格不入的，是超现实的。我喜欢写这样的小说，不愿意千人一面地去写作，觉得那样毫无意义。这本集子中的短篇大都被我赋予了多种形式，也尝试了多种的可能性。打个不恰当的比喻，短篇小说就像流动的水，它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水杯来装，你如果能够找到各种式样不同的水杯，当然是越多越好。不过，杯子也有经常被打碎的

时候，水自然就流了出来。简言之，要想找到一只结实的水杯是多么不容易啊！也许这就是小说的多种可能性。

一篇小说或许与一个人的命运相同，都有各自命运的轨道。小说同样有自己的命运，它一经诞生，就与作者本人无关了。这就像一个女人，她长得再漂亮在家里也只是平装本的书，到了外面就成了精装本，《红楼梦》中平儿隔着窗对琏二爷说：“我浪我的，谁叫你动火了？”

“突然，一切变得清晰了起来”，我把这句话理解为跟作家的想象力有关。小说通过文本的转换与暗示，一切就逐渐清晰了起来。纵观当下的小说，我们的想象力严重萎缩。我这样说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不是说自己的小说如何富有想象力，但我可以像那个不肯落在地面的孩子一样，努力让自己的想象力飞翔起来。我喜欢有想象力的小说，它总是把我带往别的地方，带往陌生之处。相比于长、中篇小说，也许短篇小说更需要想象力，它会让小说有了变化与质的飞跃，“让虚构的世界从一种由可预见的、平庸、常规事物组成的日常、普通的现实转向另外一种现实、幻想性质的现实”。于是，时间、空间和现实层面都有了相应移动的变化。

在这本小说集中，我讲述了很多都不是真实发生的故事，我揪着自己的脑袋，把自己提在半空中。我之所以这样写，没有那样写，同样是有理由的。只是这样的故事连我都不相信，你肯定也不会相信的。略萨曾在一个小书中说到小说的说服力的问题。显然，我这样的故事是没有说服力的。但略萨又说，小说的说服力是通过文本传达出来的。我只能说，信不信由你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只能争取下次再把这样的活计干得漂亮点。

短篇小说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本，它既是正文的一部分，又独立于正文。因此，可以说呈现在你面前的这本短篇小说集，既是我对自己



内在精神的重要注释，也是我对生活与时代写出的梗概。

说了这么多也不知说清楚了没有，我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，也许与你读的不同。你知道自己读了些什么，也许我依然充满疑问。即便如此，但我知道，这本集子只不过是短篇小说这棵树上的一片树叶。

现在请你紧握水杯，或者打碎水杯。

2012年12月1日



短篇的“水杯”（自序）	/1
彼岸	/1
泊瓦场	/15
1974 年的花朵	/27
1975 年的拖拉机	/43
1976 年的鳌鱼	/53
蓝色发卡	/69
良宵	/85
死者	/99
惘事记	/111
成长如蜕	/126
父亲这条虫	/136
悬挂在村子上空	/150
把鱼扔到猫嘴边	/161
蚂蚁上树	/174
一生世	/186
草垛上的舞蹈	/198



目 录

2

突发事件	/216
窒息	/227
水果刀	/240
耳边的声音	/253
良子	/262
梅园	/279

彼岸

黄昏的时候，雨止住了，天气似乎暖了，有风从南面的山冈往下吹。

小青刚从学校回到租房里，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。先前，她身上的衣服差不多让雨湿透了，雨衣还挂在外面不停地滴水呢。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撂在屋檐底下，褐黄的锈水不时从车身滑落。在从学校回租房的路上，小青穿雨衣，骑自行车一路狂奔，身上倒没觉得怎么冷。从学校到租房的距离有些远，租房在镇街的另一头，差不多偏出了镇子，就像省略号的一点隔了很远，落在了另一头，有些遗世独立的味道。

小青是镇中学的老师，教初二级的语文，教久了就轻车熟路，得心应手了起来。小青的生活很简单，每天都在两点一线的距离间奔波。早晨去学校，黄昏时从学校返回。正是这样的简单，在外人看来，她生活得寂寞。其实，小青是不寂寞的，她过的是一种静心的生活。她按时起床净手，按时洗澡睡觉。晚上，小青总在灯下读书，读累了，就痴痴地坐些时候，听听院子里菜蔬生长的声音。当然，有时心里也难免惆怅，像有虫子拱在心上一样，拱久了，就痒痒的，胀胀的，难受。

房子是镇街附近乡下人的，两大间都空着，小青只租了其中的一间。这些年，乡下人都在镇里造房子，但又不住着，空在那里，其目的似乎是想占上那么一块地皮。小青有些不懂，搞不清房东的想法。说起来，房东的年纪跟她一般大，却已结婚，养了个女孩，四岁的样子，模样清秀，生得伶俐可爱。小青见着就喜欢，心里头软软暖暖的，要时常抱抱。但平时又是见不着的，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，当房东跟妻子打工回来，才能见到小女孩。去岁，小青甚想小女孩，差不多隔了一岁，小女孩的个头应该长了不少吧。没想到年底见到时，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。一岁



不见，小女孩出落得更好看，更俊俏了。

小青在这里已租住了三年。三年的时间里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有些是刻骨铭心的，让她时常从睡梦中惊醒；有些却是云烟，像历经年岁的相片，黄渍，脆薄，易损，轻易一阵风就散了颜色。

从前小青多情，爱上了一男子，男子洁净，浑身上下有股清爽之气，不吸烟，不喝酒。她是由衷喜欢的，殊不料那是男子外在的表象，骨子里却一塌糊涂。那男子狡猾老练，骗取了她的肉体后突然销声匿迹。小青很悲伤，自觉死了一回，又慢慢地活了过来。连她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如搁置在窗台上花盆里的仙人掌，只兀自活着，根本无须打理。那男子曾是她的同事，听说已调到了外省的某个镇中学。一度，小青除了悲伤，很是茫然无措，不知日子该如何打发。等从学校里搬出，租住到这里后，她的茫然才从心头慢慢除去。什么叫与世无争？小青过的就是与世无争的日子。

房前有空落的院子，小青闲暇时分，就拓荒种植，把院地拾掇得一派简净、碧绿。对那些菜蔬，她并没刻意去扶种，同样长得葱郁一片。小青心里起初有些诧异，久了也就渐渐释怀，不再上心。院地上呈蛇形摆着一溜砖头，是她从外面捡来的，通向屋门。逢着下雨的日子，院地上就泥泞满布，黄浆汤汤，为了方便进出，小青每日就蹦跳着，踩着这些砖头进进出出。天长日久，砖头被陷了一半在泥土中，稳而牢固，即使是闭着眼睛，小青也知道迈出的脚会落在哪一块砖头上。遇上双休日，如果天气晴好，小青喜欢搬一张藤椅，坐在院里的屋檐下，看看书，想想事情。不经意中，一上午过去了，转眼到了做饭的时间，小青起身，慵懒地拍了拍身上的阳光，把书扔在藤椅上，到厨房做饭。寂寞当然也是有的，但因平日做的事多，也就觉不出。有时，有学生来惊扰她，多是镇街上的孩子遵家长之命，给老师送些荤菜。她多次表示自己不需要，可学生家长执拗，她能有什么办法，只好收了，收得心里忐忑。小青知书达理，温和体恤，脸上总是挂着笑，赢得了很多人的敬重。因这敬重，她心里怪怪的，觉出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。小青性格随和，就随它去了。

这夜，小青怎么也睡不着。黄昏时分歇下的雨，到晚上又续上了，打在屋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小青听着雨声，倏地一惊，怪不得睡不着，再过几天，就是惊蛰了。惊蛰到了，所有的活物就开始蠢蠢欲动，虫子要从泥里抖落一冬的尘土，外面隔冬的菜蔬要抽薹，露水开始变得浓厚。夜间温度像是升了许多，如蛇蜕般节节朝前拱行。于是，小青的体内慢慢涨着潮水，心胸都溢满了，很多地方饱满了起来，一股暖流自下而上，又自上而下盘桓着。暗夜里，她睁着双眼，双手摸着胸前两只圆滚滚的乳，想着从前的男人叹了声。小青想，若是时光能够倒退的话，多好，她就还有着蓓蕾初绽般的美好。

睡不着，小青索性起床，在黑暗中摸索，双眼炯炯发光。她走到桌前按下 CD，里面的槽里放着碟片，碟片里装着一名外国人的音乐。那是个天才的音乐家，一生命运多舛，活了不到三十岁，却留下了名扬世界的音乐。每每想起，小青就黯然神伤。音乐家是患厌食症死的，短暂的一生忧郁孤独，而这些乡村音乐却是暖色的。音乐在静夜中缓缓流淌，和着雨声，忽远忽近。小青本以为自己会在音乐里静下心来，想不到今夜一点作用也没有。她只好关掉 CD，坐在桌边发呆。也许在某一天，自己会同样患上厌食症。这没来由的想法从她脑中跳出。

外面的雨声时大时小，走过屋顶的脚步也时骤时缓。小青想着，明天还得去学校上课，晚上无论如何也要睡的，即便是睡不着也得睡。

想着明天的课，小青更是难以入睡，身体像是也由不得她了。小青就这样想，如果那个男人不欺骗她，就会跟她结婚，过小两口的日子。如房东养下的孩子一样，她也会有个孩子，在屋子里跑来跑去，跑得她一筹莫展。当然，那肯定不是在这个租房里，而是在学校的房子里。特别是这样的雨夜，孩子睡着了，她与那个男人敛着声音做爱，或者把脑袋搁在男人的胸前。男人有时像孩子，把头偎在她怀里，双手一点也不安分，握着她的双乳，她肯定不会失眠。想到这里，小青的脸红了，轻声骂了自己几句，为自己这些念头感到羞愧。

说到底，她还是念念不忘那个男人的，男人的样子也时常浮现在眼



前。无数次，她都要自己彻底忘掉，说为了那样的男人不值得，不值得为之伤心、流泪。小青想了好久，想不出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——为什么男人要离开她，要骗她。是因为自己太安静了么，还是因为自己长相平淡？要知道男人都是喜欢漂亮、美丽的女孩子。小青的确不喜打扮，也不擅打扮，总是衣着素净，头发束成马尾辫，面色温婉，说话声音轻。也许这些在男人的眼里全成了缺点，变得一无是处。记得从前，男人好像并不在意这些，甚至把这些还当成了优点。现在看来，男人隐藏得深，她又看透了几分呢？

小青恨自己不争气，男人抛弃了她，她还要去想，还有比这更下贱的么？

等到了下周末，如果天放晴了，还是回去看看父母吧。父母住在乡下，离小镇有点远。父母对自己的婚事也一直操着心，说是乡下如她这般的女孩子早嫁了。父亲恬淡，早年也教书，教乡下小学，年纪大了后，父亲失眠多了，天微亮，就扛锄去菜园。每次回去，父亲老是讲起侍弄的菜园，神采飞扬。父母从没来学校看过她，要是父亲看到她种植的菜蔬，真不知会有怎样的惊喜。

这天，小青从学校回来，刚进院门，看到里面站着一个人。因是逆着夕阳的余光，小青并没立即认出是谁。待仔细看清，她才知道那个拖着长长影子站着的是魏明。小青的心头一热，转瞬又不动声色地沉了下去，像风吹过一样。她装作吃惊地站着，腋下夹着的课本哗地散到地面。小青蹲下身体捡课本，捡得手心全是汗。因为蹲下，上衣就从臀部往上提了许多，傍晚的风往里面灌着，这才稍微让她的心理平静了下来。

此刻，西天的云吞噬了夕阳，一股青光沿着院墙均匀地铺开，星子过早地显在天空上，全都肿胀发白，璀璨地怒放着。小青长久以来歇在心里的郁闷，云烟般消散了一些。

魏明的脸上始终挂着笑，站在那里看着她。魏明穿了一件新衣服，在理短了的头发的映衬下，精神气十足。小青有些怕魏明，怕他过久地缠着自己，但又不好生硬地驱逐，本来自己就已伤了一回，若是对魏明

那样，就是用一颗已受伤的心去使另一颗心受伤。

小青还是希望有人来跟她说说话的，长夜中，她孤清寂寞，有个人陪着，毕竟心里有个着落。魏明是附近叫魏屋桥村子的，在村子的小学执教。小学坐落在山脚下，山上长着各种树木，一年四季，山体上的树木便生长着各种颜色，随着季节的变化而纷繁。小青清晨起床，推开窗户，远远地看着，小山像图画一样挂在西窗的一侧，煞是好看。偶尔，小青在去镇中学的道上，也能碰上几回魏明。但从去岁始，碰的次数频繁了，看得出是魏明故意安排的。魏明也骑自行车，自行车一侧的护板老响着，吱吱嘎嘎地从柏油路面过去，穿过左边长势旺盛的庄稼地，再往右折，穿过树篱夹成的甬道。甬道前有条小河，河水四季清澈，不过，这季节由于频繁下雨，时常暴发山洪，水成了浊黄色。河面上有座水泥桥，越过桥面，便到了山脚下的小学。小学隔得远，连孩子们的读书声也难以听到。每次见着魏明，小青总想提醒他把自行车的护板好好修理一下，因为听着那声音怪别扭的，心里有点挠。魏明像是毫不在意，小青几次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下，心里还是说算了。

魏明心里的想法，小青清楚，也早想好了对付的方法。偏偏魏明是个内敛之人，腼腆着表情，话不多，差不多是木讷，每次见着她，脸都要红着。魏明不说，小青也就不提。如果提了，倒显得自己是自作多情了。小青望了眼转暗的天空，说不定明天又会下雨。

这时节雨水多，正在用它的肺，它的肋，它的腮，惊醒这春天的大地与河流。早晨去学校，她都看见西山一带的花蕾正待放，率然而天真。

小青直起身，说：“魏老师，不进去坐坐么？”

魏明说：“我本来就是来坐的，你不让进，我敢进去么？”魏明说着，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小青扯了扯衣服，径直走过去，掏钥匙打开屋门，请魏明进去坐。魏明是第一次来她屋子，眼神自然好奇地打量着。小青的身上又有些热，像是有个秘密被魏明识破了一样。小青又想不出她有什么秘密可言，房子内只不过收拾得雅致些、干净些而已。她与魏明是对各自的情况进行



了解的，因为在知道了魏明的想法后，她就偷偷托人打听过，把情况了解了个大概。魏明肯定也对她有个了解。所以，她与他现在没觉着有什么尴尬。

小青倒了一杯水，递了过去。魏明接过水杯，很客气地说：“谢谢。”小青听着好笑，就背过身，抿嘴笑了笑。

“干吗不坐？魏老师，你坐下喝水。”小青说。

魏明又说：“谢谢。”说完，终于坐下了。这时候，魏明大概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，看了小青一眼，说：“我没打扰你吧，其实我一直就想到你这儿来坐坐的。在你还没回来前，我站在院子里，犹豫了好久，想自己是否唐突，是否会让你不高兴，现在，我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地了。”魏明说着，表情还是局促的。不过，小青看到了他的牙齿，白得晃眼，似乎是透明的。小青愣了一下，被那一嘴洁白的牙齿愣住了，心里说，那牙真白。小青问自己，是否会在今晚做出什么重大的抉择呢？看上去，魏明真是个不错的男人，自己还要怎样的选择呢？

这样想着，小青偷偷地掐了自己一下，赶紧让心里安静下来。

喝着水，魏明不知如何是好，又不停地喝，发出细碎的声音。小青只好又去倒了一杯，魏明不再端在手上，放在了桌面，像是害怕一不小心又喝没了。小青的沉默让魏明不知所措。小青也不知该如何打破这沉默，总不能就这样坐下去吧。

“魏老师，你到学校其实很近的，为什么要骑自行车，早晨跑步还可以锻炼身体么？”小青搞不清为什么突然这样说。

“骑车更有意思。”魏明说。

“是么？其实我也可以不骑自行车的，但我不愿意在路上耽误太久，只想尽快回到屋子里，一个人坐些时间。魏老师，真的不知该怎么跟你说，也不知说清了没有？”小青说完，脸自觉地红了一下。她想问问魏明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，是否在学校上课，还是根本就没去学校？这段时间她没看到他，心里顿时少了什么一样，莫名地多了一份牵挂。魏明比自己年龄大，大多少又说不清。小青也不是没动过心思，她都这样了，

难得还有人喜欢。

“小青老师，我是明白的。今晚，我来这里是想跟你说件事情的。”魏明说着，止在那里，像是在斟酌。

听着魏明的话，小青的身体抖动了一下，做了一个轻微的动作，把双手放在了大腿上。她以为魏明会开口正式向她求婚。“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，只要能帮上，我会尽力的。”小青犹豫着，拐了一下说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，只是我心里放不下，总想当面问你，干吗要在院子里种这么多的菜？一个人又吃不了，又不见去卖。”魏明抬起眼睛看着她。

小青没想到魏明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，一个也许没必要问的问题，但魏明偏偏这样问了。小青笑着说：“闲时没事，种了一院的菜，四季就分明了。也图个新鲜，吃自己种的菜是不一样的，那味道绝好，不是一般的好，不管怎样的做法，都是好的。”

小青这样说，是有理由的。比如隔年种下的蚕豆，这时节已长高了，嫩绿一片，再过些时日，它们就该开紫色的蚕豆花。蚕豆花开了，乡间的蜜蜂就来采花蜜，于暖阳下嗡嗡地萦绕其间，饶有趣味。又比如，长在院里的白菜，已抽薹，过些时日就要发茎、开花、结实了，待果实成熟，揉下一捧，便是明年的菜种了。她每年都要种上那么一两个品种。犹记得，去岁腊月，下雪天，寒气盈地，她在院里挖白菜，净开雪地，挥锄挖下，叶子上的雪还不曾落尽，与雪摩擦着发出轻微声响。晚上，用文火煮白菜，掀开锅盖，热气“嘭”地冲出，屋子里就到处是香气，仿佛冬日的泥土与融雪的腥味全包含其中了。

“小青老师，问你这些不介意吧，你过的生活是与众不同的，让我羡慕。”魏明说。

“你那样的生活我也羡慕呢，只不过每个人心里的想法不同，才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。”小青还是笑了笑。

“你一个人生活难道不寂寞么？不妨换一种方式如何，还是可以有多种方式的，你说对么？”



“是有些寂寞，但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，它成了一个格局，也成了我的惯性，我是不想去改变的。人还不总是愿意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么？”小青说着，想，魏明与自己的心还是相通的，他也在过另一种生活，一种迥异于他人的生活。听说，魏明的性格怪怪的，让人捉摸不透，喜欢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。比如现在，魏明在试探着自己，明明是可以直截了当的话，非得兜个圈子说。这一刻，小青突然觉得自己的情绪也怪怪的，身上穿的是每日的衣服，偏偏今晚觉得不好看。为什么没穿那件白色的带帽子的风衣呢？它会使得自己丰姿绰约起来。

“呵，是这样。”魏明的眼睛躲闪着，避开小青射去的目光。

“魏老师，光顾着说话，我该去烧饭了，你晚上就在这里吃吧。”小青像是醒悟过来一样，忙起身说。她虽然把动作做出了，却并没急于去厨房。

“小青老师，真不好意思，耽误你时间了，我这就走。”魏明也起了身，动作也有了，却与她一样，没急于往外走。

小青不好意思了起来，说：“魏老师，你别误解我的意思。我其实不饿，主要是怕你饿了。”

“你千万别这么说，越这样说，我越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对。那么多的时间，怎么偏偏挑了今天来你这里，又偏偏挑了这么个时间。小青老师，我是不饿的，让你饿着跟我说话，是我真的不好意思。”魏明说着抬手抚了下头发。

“既然你也不饿，那我们就坐下说会话吧。你今天能到我这里来，我很高兴。很长时间了，从没有人到我这里来坐过的。魏老师，你饿着肚子可别怪我。”小青说着重新坐下。

“没关系的，小青老师，我来你这里还有另外的想法，不知当说不当说？”

“说吧，别不好意思，有什么不好开口么？”

“是这样，我的年龄也大了，你呢，也该成个家了。上次，我曾托你们学校的李老师来跟你说说，又一直没见着回音，只好自己跑来了。我